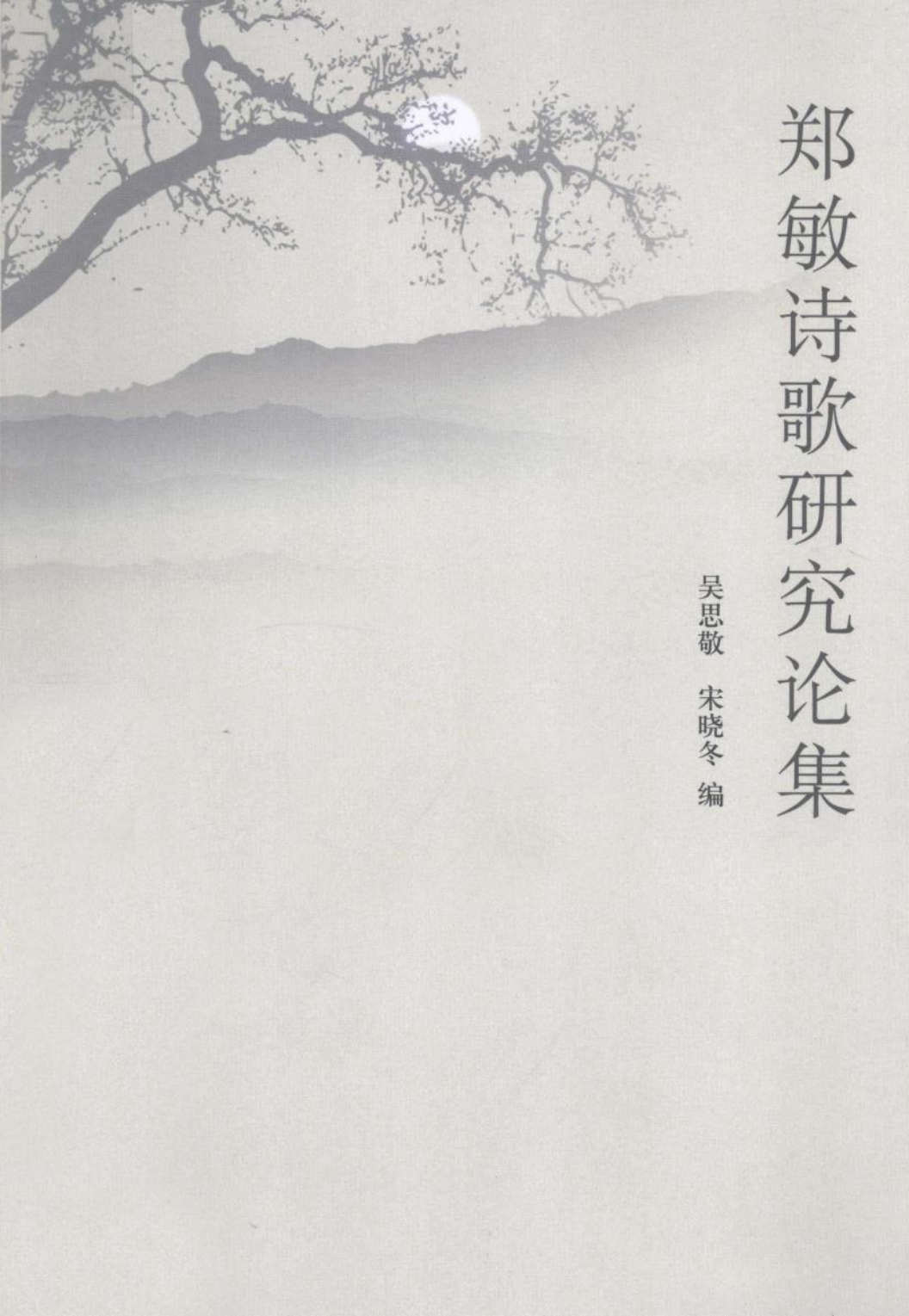




郑敏诗歌研究论集

吴思敬 宋晓冬 编

郑敏诗歌研究论集

吴思敬 宋晓冬 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敏诗歌研究论集 / 吴思敬, 宋晓冬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77 - 3734 - 9

I. ①郑… II. ①吴… ②宋… III. ①郑敏 - 诗歌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767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开本

印 张: 16. 7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 00 元

代序：郑敏——诗坛的世纪之树

吴思敬 宋晓冬

郑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这位“九叶”诗派唯一健在的女诗人，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先生引领下写出第一首诗《晚会》，直到笔者写作本文时所查到她最新的作品《设想》，她从事诗歌写作已有70年，而且至今耳聪目明，笔耕不辍，真可谓是中国诗坛一株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

梦中的爱丽丝——郑敏的诗之路

爱丽丝本是查尔斯·道奇森笔下一个做梦的小女孩。她纯真可爱，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梦中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惊险的旅行。贝多芬也曾谱写过《致爱丽丝》的经典钢琴小品。在上个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爱丽丝》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这是20世纪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行。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各种挫折、坎坷与磨难，但不论是在贫穷、战争，还是在浊流、浩劫面前，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小女孩，宁静、安谧，任凭风霜雨雪都不能伤害到她。郑敏说，“有一层保护膜罩在她的身上”，“她就是我的爱丽丝”。^[1]

梦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的诗歌道路，而当她回忆自己人生的时候，却发现她是始于“闷葫芦罐”的，郑敏称自己的很多经历都属于她的“闷葫芦”之旅。1920年，郑敏出

生于北京一个叫做“闷葫芦罐”的胡同（现已改名为“蒙福禄胡同”）。生父曾任悉尼公使，后从外交部离职，选择做一位在家参禅颂经的素食者。郑敏后被过继给郑家，养父以开明的思想教育她，再加上养父积极热情的人生态度的熏陶，这些因素使得郑敏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这也是郑敏一生中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诗歌信念的原因所在。

郑敏正式开始诗歌创作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原本想攻读外国文学的她在注册时突然感到自己对哲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攻读文学恐怕也难以深入。另外，当时西南联大哲学系是片耀眼的星云，郑敏便想何不先修哲学，然后再回过头来攻文学，这样对文学可以有更深刻的领悟，遂注册成为哲学系的学生。应当说，这一注册不仅决定了诗人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决定了郑敏诗歌的独特风貌。

哲学系的学生需要选修一门外语，郑敏选择了德语，诗人冯至成了她的德文教师。这位鲁迅眼里“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对她的影响却不仅仅是在德语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冯至的引领下，郑敏步入了诗歌的殿堂。1942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作呈送到冯至的手中后，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非常寂寞的道路。”这句话令郑敏毕生难忘，也令她对诗人未来的命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郑敏诗歌创作的道路就这样展开了。她以寂寞的心境去迎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

1949年到1979年是郑敏诗歌创作空白的30年，是她的爱丽丝沉睡的30年。又经过了5年的徘徊与寻觅，沉睡的爱丽丝才真正地苏醒过来。1984年到1986年，郑敏迎来了其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她说，“首先我解放了自己的诗，在无拘无束中我写了不少自由自在的诗”。^[2]能够在新时期有这样的突破，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激发了她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则基于郑敏对于美国当代诗歌的关注与研究。郑敏认为，“二战”后的美国诗歌之所以超越了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它的创新和高

明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所谓开放的形式，二是对“无意识”与创作关系的认识。这种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理解，有助于郑敏挖掘出长期被掩埋的创作资源和生命体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郑敏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诗集：1979—1999》，且每年都会在《人民文学》或《诗刊》上推出新作。岁月的淘洗让她的诗歌焕发出澄澈、明净的动人光彩，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灵。

任凭时光流逝，诗歌同美、同爱一样，没有年龄的界限，永远不会衰老。在那逝去的日子里，诗歌总是能够让郑敏身处时间的流逝之中而又遗忘时间，遗忘自己的年龄，正如诗人所言，诗歌“让我觉得欢乐，让我觉得丰富”。^[3]从喜欢梦想的小女孩到历经数十载风霜的诗坛常青树，郑敏与她的爱丽丝一路携手，虽然孤单寂寞，却充满真情和兴致，充满对诗的感恩。

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

在我国现当代诗人中，若论及与哲学的因缘，恐怕很难找到比郑敏更深的了。可以说进入西南联大攻读哲学而非文学的选择已经决定了她这一生要走的道路。郑敏曾有这样的自白——笼罩着爱丽丝的保护罩“是诗，是哲学，是我的先祖在我的血液里留给我的文化”，^[4]“我在大学时所修的哲学是我此生写作和科研的放射性核心”。^[5]在大学期间，冯文潜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郑昕先生的康德，以及后来冯友兰先生所开设的人生哲学课所讲的“天地境界”等等，这些名师的导引对郑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深远，使她得以窥哲学的堂奥，并把其中的精神内涵深深地融入日后的诗歌创作以及她的整个生命中去。

在西南联大，对郑敏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诗歌启蒙老师冯至先生。冯至本人就是一位诗化的哲人。郑敏曾经这样谈及冯至对自

己的影响：“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至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 1942—1947》的基调。当时我们的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阅读了 20 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先生、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我与其他九叶诗人很大不同的起点。”^[6]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深入理解郑敏诗歌的一个切入点。

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一天起，郑敏就显示出了与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而郑敏则是静夜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而为郑敏自己所独有的东西，正是那哲学的冥想与沉思。正如“九叶”诗友唐湜所描绘的：“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7]

哲学对于郑敏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如她所言：“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课程却像一种什么放射性物质，一旦进入我的心灵内，却无时不在放出射线，影响我的思维和感性结构。……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学术启发了我对此生的生存目的认识 and 追求。人来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参加一场越野障碍赛。在途中能支持你越过一次次障碍的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奖金或荣誉，因为那并非生命的内核，只是代表一时一

地的成败的符号，荣辱的暂时性，甚至相互转换性，这已由人类历史所证明。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隔阂，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8]正是这种在探索人生真谛方面的执著追求，这种立足于“天地境界”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才一次次地伴她度过包括十年浩劫在内的人生难关，同时也使她的诗歌获得了一种广阔的境界。

由于冯至对歌德、席勒、尼采、里尔克等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几位哲学家兼诗人对早期的郑敏影响巨大。郑敏曾经说自己受三位诗人的影响最深，他们分别是17世纪的玄学诗人约翰·顿、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20世纪的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他们之所以能够为郑敏所钟爱，共同点是“深沉的思索和超越的玄远，二者构成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诗的空间和情感的张力”。^[9]而在其中，尽管几经各种文化冲击，里尔克始终是郑敏心灵最为接近的诗人，里尔克诗中的哲学命题也是郑敏常常思考的对象。

新时期到来后，郑敏开始了研究当代西方思潮的学术历程，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它们不仅令郑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大大地开拓了她的视野。德里达的非中心论和多元化思想使她学会反思，对汉语诗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尝试以西方的现代精神解读东方智慧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力图将西方的解构主义与中国的老庄哲学融会贯通。在谈及哲学与诗歌间的关系时，郑敏曾说：“我并不认为应当将哲学甚至科学理论锁在知性的王国中，也不应将诗限在感性的花园内。而高于知性和感性，使哲学和诗、艺术同样成为文化的塔尖的是那对生命的悟性，而这方面东方人是有着丰富的源流的。”^[10]另外，对“无意识”与创作关系的认识也使郑敏深深意识到原始的生命力受到“超我”的过分压制，已经逃到作为生命深层结构的“无意识”中去了，只有不断地同它沟通、交谈，才能获得更加丰富的创作源泉。

作为唐湜眼中“最浑厚，也最丰富”的诗人，郑敏善于运用冷静的笔触和充满智慧的语言，把哲理和思辨融入形象，智性与感性兼而有之，使她的诗歌能够做到深刻而不晦涩，平易而富有内涵，具有一种成熟、静穆的品质，其深邃的理性思考和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更是启迪了不止一代读者的心智。

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

郑敏是一位始终怀抱人文主义理想的诗人。她曾经说过：“无论是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无不是始自‘人’的觉醒，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酿成中、西方的人文精神，成为滋养人类心灵的母乳。”^[11]郑敏与她所崇敬的里尔克等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都不甚相同，但是同样有着对于宇宙、人生的彻悟，有着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持。

20世纪40年代的郑敏就显示了她独特的创作追求，她一反现代主义诗人消极颓废的调子，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政治呐喊，而是以一种超越的眼光凝视尘世，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拥抱自然。如唐湜所言，她是“一个在静夜祈祷的少女，对大光明与大智慧有着虔诚的向往”。^[12]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与深厚。如郑敏所言：“‘母爱’实际上是人类博爱思想之源头”，“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一個方面，并且深深地影响人类文明、伦理及各方面的理想和审美”。^[13]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女性写作仅仅关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作为在西南联大校园中成长的诗人，郑敏没有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斋生活，她以开阔的视野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小漆匠》、《清道夫》等诗作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于底层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并进一步引发了诗人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反思。在解读这些生命的沉重与现实的苦难的时候，郑敏追求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自觉地思考人的生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个体在时代中的意义和价值，诗中贯穿着追求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的精神，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性关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精英文化被祛魅，人文主义的理想逐步淡化。某些在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虽然身体是壮实的，精神上却是空虚苍白的，为此，郑敏表示出强烈的担忧。郑敏认为，不能一味地强调物质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而忽略了宝贵的传统文化，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郑敏从青年时代对诗歌的热忱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并为人类文化的明天深深困惑、焦虑，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哲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人文主义气质所决定的。现代文明使人“异化”，对于现代人在感情上的冷漠诗人总是特别敏感。郑敏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她的《愉快的会见》一诗所表现的就是现代人之间感情的冷漠，诗人想要追求的则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则是写经历十年浩劫后诗人终于再度找到诗歌的精神和人文的理想，该诗没有华丽精致的辞藻，只有平淡朴实的词句，但在其中却蕴涵着一个浓缩的精神家园，一个密度很大的人文情感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起，熟悉西方文论的郑敏开始关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开始反思和批判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并运用解构主义的原理探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问题。郑敏之所以研究德里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里达是一位忧虑着人类文化的前途问

题的哲学家，为国、为家、为社会、为民族，乃至为全人类怀抱有一份深情、热爱和责任心。郑敏有着女诗人特有的细腻情感，但并不像一般的女诗人那样流于琐碎。她不仅有着智慧、优雅的气质，诚挚地关怀着大地上的一切苦难和一切生命，而且她还热心对历史、人生、宇宙进行思考，永不停歇地探索和追问那些真正永恒的问题。郑敏曾说，“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我此生求知欲的最大动力”。^[14]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郑敏创作了组诗《诗人与死》，这组诗是诗人受“九叶”诗友唐祈因医疗事故去世的触发而写的，表达了诗人对死亡问题的深思：“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你的第六十九个冬天已经过去/你在耐心地等待一场电火/来把你毕生思考着的最终诗句/在你的洁白的骸骨上铭刻”，“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在这些诗句中，意象、思想与诗人心中深挚的感情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在郑敏看来，诗人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抒写人生的诗篇，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超越肉体的死亡。通过写唐祈的悲剧，郑敏不仅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思考，还对整个人类生存的状态进行了反思。在新世纪之初，郑敏又创作了《最后的诞生》。在诗中，诗人再次涉及死亡的主题，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对话。所有的生命都必将走向一个永恒的终点，诗人却以明朗、开阔、豁达的心境将死亡视为“最后的诞生”。这首诗消除了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感，“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诗人以博大的胸襟来表达对于生命的热爱、虔诚与深刻的领悟。可见郑敏不仅是坚持终身写作，而且是向晚愈明。她晚年的这些作品体现了诗人对命运的深切思考，对生与死的透彻哲思，在哲理和诗艺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

郑敏的老师冯至在里尔克逝世 10 周年所写的文章中，曾对

里尔克有过这样的评价：“在诺瓦利斯（Novalis）死去、荷尔德林（Holderlin）渐趋于疯狂的年龄，也就是在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尔克却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际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他到了巴黎，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罗丹怎样从生硬的石中雕琢出他生动的雕像，里尔克便怎样从文字中锻炼他的《新诗》里边的诗。”^[15]正是在冯至的影响下，郑敏在写作之初就被里尔克迷住了。郑敏的诗歌不仅具有里尔克式的注重内心体验的沉思气质，其语言的凝练风格亦深受里尔克的影响，而且里尔克的诗歌精神在日后一直成为郑敏诗歌生命的营养。在郑敏看来，里尔克是与她心灵最为接近的一位诗人——“4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就常常在苦恼中听到召唤”。^[16]里尔克告诫青年诗人对于人生、对于理想心中要有执著虔诚的信念，同时，在写诗的时候要避免肤浅和感情的倾泄，要学会静观、体悟，让意象自然呈现，这样才能贴近事物的本质，诗中的感情经过自省和收敛，才不至于泛滥。

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里尔克曾经担任著名雕塑家罗丹的秘书，从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令自己受益终生的本事——那就是细致、深刻、敏锐、独到的观察。里尔克对郑敏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郑敏的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出现。正如“九叶”诗人袁可嘉所言，“雕像”是理解郑敏诗作的一把钥匙。诗人对于生命的体验往往来自具体可感的形象，对于艺术有着深厚造诣的郑敏，非常注重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内在的思想，常常会写一些视觉性很强的诗，具有明显的绘画感和雕塑感。郑敏曾说，她的意愿就是让每首诗有它自己所需要的颜色和光线。在她的笔下，光与影，色与线自然地组合起来，色调融于文字，画意融于诗情，这一切就如同盐溶于水，不着一丝痕迹。

细细品味郑敏的诗，能感受到其间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的旋律

和节奏，这主要归功于郑敏年轻时所接受的西方音乐的教育。自从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在爱人童诗白的支持和鼓励下，郑敏得以在纽约业余进修音乐。在1952年到1955年这段时间里，通过不断地充电和学习，郑敏填补了自己对于西方音乐、艺术认识的空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丰富了她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认知。这些对于郑敏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帮助。《郑敏诗集：1979—1999》的第一卷便是以她那首著名的《诗的交响》作为题目的。该诗犹如交响乐一般气势恢弘，富有节奏感，四大乐章巧妙地将全诗精致地结构起来。再如郑敏早年的诗作《音乐》，其中的诗句读来荡人心魄，就像小提琴的琴音一般自窗口流泻而出，不绝如缕。流动的音乐在郑敏的诗歌中获得了色彩、线条和角度，在凝重的诗句中充满了雕塑般的质感，而雕塑的立体感更令郑敏的诗歌“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角度看来都各具韵味。

而自郑敏诗歌流动的音乐感与静穆的雕塑美中沉淀下来的，则是深厚的哲思与智慧的结晶。也许是因为寂寞的童年给了郑敏比其他孩子更多思考的时间，这不仅养成了她静谧的气质，更使得她的诗具有一种水晶般闪烁的思的光彩。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时代，还是物欲横流的年头，郑敏总是以其敏锐的眼光冷静地观察世界，以其善于思考的头颅沉思生命的价值。面对生存的残酷现实，她在静默中探索世界的奥秘和事物的深意，“静聆自然的声音/静观星辰们的旋转”（《谁征服谁？飞鱼与云团的对话》）。由于郑敏有过留学美国的经历，熟悉欧美文化与西方的文明，因此郑敏对西方诗歌界及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与判断力。在其诗歌创作的后期，美国当代诗歌开放的形式以及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理论对郑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郑敏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时所创作的诗歌多为格律诗，但在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在1986年以后，郑敏自称，“那年自己走出早期的诗歌语言，找到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自己的风格的语言。……1986年我尚未深入探讨解构理论，但美国当代诗歌使我意识到自己尚拥有一

片受忽视受压迫的沃土”。^[17]在该时期，郑敏的诗歌创作更倾向于从格律诗中释放出来，摆脱格律的束缚，去尝试写一些具有很强形式感的自由诗。郑敏认为自由诗更适合于表达宽广、深厚的生活经验，层次复杂的感情以及对于生活丰富、强烈的感受。此外，如何能够让“月亮那不朝向地球的另一面”——无意识也可以参与到作者的诗歌创作中，也成为新时期以来郑敏在写作时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心象组诗》就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品，郑敏曾说，该诗的写作“解放了自己长期受意识压抑的无意识，从那里涌现出一批心象的画面，在经过书写后仍多少保存其初始的朦胧、非逻辑的特点。这些图像并非经过理智刻意组织的象征体，也非由理性编成的符号表象。它们自动的涌现，说明无意识是创造的初始源泉，语言之根在其中”。^[18]郑敏在创作时不断地挖掘作为生命深层结构的“无意识”，不断地与它沟通、交流。在诗人创造出的意象中，意识与无意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沉思与抒情在她诗歌的意象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感性与理性交相辉映，一个又一个饱满、充盈、内涵深厚、丰富的意象跃然纸上。

一直以来，郑敏都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求着结合点，其沉思、宁静、既富于音乐的流动感又具有凝重的雕塑之美的诗歌哺育了数代人。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郑敏的诗歌始终在中国新诗崎岖漫长的道路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照亮着那些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们。

对于已经坚持写作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郑敏来说，诗歌创作的信念就像太阳，就像时间，就像生命一样，永不停息，一直都在坚持着，行进着……因此，我们无须在本文结尾处描绘一幅玫瑰色的未来远景，也无须为逝去的岁月而叹息，诗人会不停地坚持走下去，走下去……

2010年3月3日

参考文献

[1] 郑敏:《我的爱丽丝》,《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2] 郑敏:《诗歌自传(一) 闷葫芦之旅》,《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

[3] 郑敏:《我的爱丽丝》,《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4] 郑敏:《我的爱丽丝》,《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5] 郑敏:《诗歌自传(一) 闷葫芦之旅》,《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6] 郑敏:《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7]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3页。

[8] 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追忆冯友兰》,郑家栋、陈鹏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9] 郑敏:《不可竭尽的魅力》,《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0] 郑敏:《诗歌自传(一) 闷葫芦之旅》,《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11] 郑敏:《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2]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3页。

[13] 郑敏:《序》,《郑敏诗集:1979—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4]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关于我自己》,《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15] 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

[16] 郑敏:《天外的召唤和深渊的探险》,《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7] 郑敏:《序》,《郑敏诗集:1979—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8] 郑敏:《序》,《郑敏诗集:1979—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目 录

读郑敏的诗	李 瑛 (1)
郑敏静夜里的祈祷	唐 湜 (12)
贝多芬与中国新诗	
——郑敏的《献给贝多芬》	江锡铨 (25)
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传统的交融	
——九叶诗人郑敏和里尔克的比较研究	周 星 (33)
沉思的诗	
——郑敏诗评赏	张 欣 (44)
论郑敏诗歌创作的里尔克影响	黄启豪 (58)
相通的诗心	
——郑敏与里尔克的两首诗比较	彭斌柏 (66)
无言的心灵际会	
——读《晚会》	江锡铨 (71)
项链串不起的断落的年华	
——读郑敏《戴项链的女人》同题诗	任洪渊 (74)
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	荒 林 (81)
落笔生花造意境	
——郑敏《寄情》的意象营造特点	林春茵 (94)
论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上）	张 东 (96)
论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下）	张 东 (115)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 谈郑敏在新时期的创作…………… 刘慧珍 魏占龙 (130)
-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谭桂林 (136)
- 论郑敏诗歌的语言魅力…………… 姚国建 (150)
- 论郑敏诗歌的艺术特征…………… 姚国建 (155)
- 生命的沉思
- 《郑敏诗集》解读之一…………… 钱晓宇 (166)
- 论八十年代后期郑敏诗歌的探索…………… 张玉玲 (171)
- 新诗与传统和语言的复杂关系
- 兼对郑敏先生的回应…………… 邓程 (184)
- “寂寞”意象的现代派诠释
- 九叶诗人郑敏诗作的解读…………… 王莉 (194)
- 沉思的凝结与美丽
- 读《金黄的稻束》…………… 胡洪亮 (199)
- 幽思哲思深邃 想象意象奇妙
- 论郑敏的诗…………… 刘士杰 (204)
- 朝圣者的灵魂：涉险之旅的哲性光辉
- 郑敏诗歌论…………… 霍俊明 (217)
- 诗与思比邻而居
- 论郑敏 1979 年后的诗歌与诗论…………… 伍明春 (228)
- 论郑敏诗歌意象的天人合一境界…………… 徐美恒 (242)
- 祈祷“至高的灵魂”
- 郑敏诗歌小论…………… 汪剑钊 (254)
- 执著的轨迹
- 论郑敏的新诗“史论”…………… 张立群 (260)
- 论郑敏 40 年代的诗歌创作…………… 张玉玲 (271)
- 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
- 兼与郑敏教授商榷…………… 陈太胜 (283)
- 牵手死亡
- 郑敏诗歌死亡意象解析…………… 曾立平 (296)